

古龙文集 002

小李飞刀

1
多情剑客无情剑

中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读客

古龙文集 002

小李飞刀

1

多情剑客无情剑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李飞刀 . 1, 多情剑客无情剑 / 古龙著 . — 郑州 : 河南文艺出版社 . 2012.11

(古龙文集)

ISBN 978-7-80765-761-3

I . ①小… II . ①古… III 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74234 号

著 者 古 龙
责任编辑 郭端飞
校版编辑 王井起
特约编辑 读客王唯径 读客许姗姗
策 划 读客图书
版 权 读客图书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印 张 53.25
字 数 818 千
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96.0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请致电 021-33608311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第二十六章 小店中的怪客 /1
- 第二十七章 小店又来怪客 /7
- 第二十八章 要人命的金钱 /19
- 第二十九章 长眼睛的鞭子 /26
- 第三十章 漫漫的长夜 /34
- 第三十一章 小李飞刀 /45
- 第三十二章 知己仇敌 /57
- 第三十三章 惊人之语 /65
- 第三十四章 惊人的消息 /72
- 第三十五章 吃人的蝎子 /80
- 第三十六章 奇异的感情 /90
- 第三十七章 老人 /97
- 第三十八章 祖孙 /107
- 第三十九章 阿飞 /116
- 第四十章 奸情 /123

- 第四十一章 狡兔 /131
- 第四十二章 恶毒 /138
- 第四十三章 生死之间 /148
- 第四十四章 两世为人 /158
- 第四十五章 千钧一发 /168
- 第四十六章 英雄与枭雄 /174
- 第四十七章 大欢喜女菩萨 /182
- 第四十八章 女巨人 /191
- 第四十九章 各有安排 /198
- 第五十章 温柔陷阱 /208
- 第五十一章 奇峰迭起 /216
- 第五十二章 陷阱 /225
- 第五十三章 骗局 /233
- 第五十四章 交换 /240
- 第五十五章 荡妇 /248
- 第五十六章 出鞘剑 /256

第二十六章 小店中的怪客

秋，木叶萧萧。

街上的尽头，有座巨大的宅院，看来也正和枝头的黄叶一样，已到了将近凋落的时候。

那两扇朱漆大门，几乎已有一年多未曾打开过了，门上的朱漆早已剥落，铜环也已生绿锈。

高墙内久已听不到人声，只有在秋初夏末，才偶然会传出秋虫低诉、鸟雀啾啾，却更衬出了这宅院的寂寞与萧索。

但这宅院也有过辉煌的时候，因为就在这里，已诞生过七位进士、三位探花，其中还有位惊才绝艳、盖世无双的武林名侠。

甚至就在两年前，宅院已换了主人时，这里还是发生过许多件轰动武林的大事，也已不知有多少叱咤风云的江湖高手葬身此处。

此后，这宅院就突然沉寂了下来，它两代主人忽然间就变得消息沉沉，不知所踪。

于是江湖间就有了种可怕的传说，都说这地方是座凶宅。

凡是到过这里的人，无论他是高僧，是奇士，还是倾国倾城的绝色，只要一走进这大门，他们这一生就不会有好结果。

现在，这里白天早已不再有笑语喧哗，晚上也早已不再有辉煌灯光，

只有后园小楼上的一盏孤灯终夜不熄。

小楼上似乎有个人在日日夜夜地等待着，只不过谁也不知她究竟是在等待着什么。

后墙外，有条小小的街堂，起风时这里尘土飞扬，下雨时这里泥泞没足，高墙挡住了日色，街堂里几乎终年见不到阳光。

但无论多卑贱、多阴暗的地方，都有人在默默地活着。

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别处可去，也许是因为他们对人生已厌倦，宁愿躲在这种地方，被世人遗忘。

街堂里有个鸡毛小店，前面卖些粗粝的饮食，后面有三五间简陋的客房，店主人孙驼子是个残废的侏儒。

他虽然明知这街堂里绝不会有有什么高贵的主顾，但却宁愿在这里等着些卑贱的过客，进来以低微的代价换取食宿。

他宁愿在这里过他清苦卑贱的生活，也不愿走出去听人们的嘲笑，因为他已懂得无论多少财富，都无法换来心头的平静。

他当然是寂寞的。

有时他也会遥望那巨宅小楼上的孤灯，自嘲地默想：“小楼上的人，纵然锦衣玉食，但她的日子也许比我过得还要痛苦寂寞！”

一年多前，有一日黄昏的时候，这小店里来了位与众不同的客人，其实他穿的也并不是什么很华贵的衣服，长得也并不特别。

他身材虽很高，面目虽也还算得英俊，但看来却很憔悴，终年都带着病容，而且还不时弯下腰咳嗽。

他实在是个很平凡的人。

但孙驼子第一眼看到他时，就觉得他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。

他对孙驼子的残废没有嘲笑，也没有注意，更没有装出特别怜悯同情的神色。

这种怜悯同情有时比嘲笑还要令人受不了。

他对于酒食既不挑剔，也不赞美。他根本就很少说话。

最奇怪的是，自从他第一次走进这小店，就没有走出去过。

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选了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坐下，要了一碟豆干、一碟牛肉、两个馒头和七壶酒。

七壶酒喝完了，他就叫孙驼子再加满，然后就到后面的一间屋子里歇下，直到第二天黄昏时才走出来。

等他出来时，这七壶酒也已喝光了。

现在，已过了一年多，每一天晚上他还是坐在角落里那桌子上，还是要一碟豆干、一碟牛肉、两个馒头和七壶酒。

他一面咳嗽一面喝酒，等七壶酒喝完，他就带着另七壶酒回到后面那间屋子里，一直到第二天黄昏才露面。

孙驼子也是个酒徒，对这人的酒量他实在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能喝十四壶酒而不醉的人，他一生中还未见到过。

有时他也忍不住想问问这人的姓名来历，却还是忍住了，因为他知道即使问了，也不会得到答案。

孙驼子并不是个多嘴的人。

只要客人不拖欠酒钱，他不愿意开口。

这么样过了好几个月，有一阵子天气特别寒冷，接连下了十几天雨，晚上孙驼子到后面去，发现那间屋子的门是开着的，这奇怪的客人已咳倒在地上，脸色红得可怕，简直红得像血。

孙驼子扶起了他，半夜三更去替他抓药、煎药，看顾了他三天，三天后他刚起床，就又开始要酒。

那时孙驼子才知道这人是在自己找死了，忍不住劝他：“像你这样喝下去，任何人都活不长的。”

这人却只是淡淡地笑了笑，反问他：“你以为我不喝酒就能活得很长么？”

孙驼子不说话了。

但自从那天之后，两人就似已变成了朋友。

没有客人的时候，他就会找孙驼子陪他喝酒，东扯西拉地闲聊着，孙驼子发现这人懂得可真不少。

他只有一件事不肯说，那就是他的姓名来历。

有一次孙驼子忍不住问他：“我们已是朋友，我该怎么称呼你呢？”

他迟疑了半晌，才笑着回答：“我是个酒鬼，不折不扣的酒鬼，你为什么不叫我酒鬼呢？”

于是孙驼子又发现这人必定有段极伤心的往事，所以连自己的姓名都不愿提起，情愿将一生埋葬在酒壶里。

除了喝酒外，他还有个奇怪的嗜好。

那就是雕刻。

他手里总是拿着把小刀在刻木头，但孙驼子却从不知道他在刻什么，因为他从未将手里刻着的雕像完成过。

这实在是个奇怪的客人，怪得可怕。

但有时孙驼子却希望他永远不要走。

这天早上，孙驼子起床时就发觉天气已愈来愈凉了，特别从箱子里找出件老棉袄穿上，才走到前面。

这天早上也和别的早上没什么两样，生意还是清淡得很，几个赶大车的走了后，孙驼子就搬了张竹凳坐到门口去磨豆腐。

他刚坐下就看到有两人骑着马从前面绕过来。

街堂里骑马的人并不多，孙驼子也不禁多瞧了两眼。

只见这两人都穿着杏黄色的长衫，前面一人浓眉大眼，后面一人鹰鼻如钩，两人额下都留着短髭，看来只有三十多岁。

这两人相貌并不出众，但身上穿的杏黄色长衫却极耀眼，两人都没有留意孙驼子，却不时仰起头向高墙内探望。

孙驼子继续磨他的豆腐。

他知道这两人绝不会是他的主顾。

只见两人走过街堂，果然又绕到前面去了，可是没过多久，两人又从另一头绕了回来。

这次两人竟在小店前下了马。

孙驼子脾气虽古怪，毕竟是做生意的人，立刻停下手问道：“两位可要吃喝什么？”

浓眉大眼的黄衫人道：“咱们什么都不要，只想问你两句话。”

孙驼子又开始磨豆腐，他对说话并不感兴趣。

鹰鼻如钩的黄衫人忽然笑了笑，道：“咱们就要买你的话，一句话一钱银子如何？”

孙驼子的兴趣又来了，点头道：“好。”

他嘴里说着话，已伸出了一根手指头。

浓眉大眼的黄衫人失笑道：“这也算一句话么？你做生意的门槛倒真精。”

孙驼子道：“这当然算一句话。”

他伸出了两根指头。

鹰鼻人道：“你在这里已住了多久？”

孙驼子道：“二三十年了。”

鹰鼻人道：“你对面这座宅院是谁的？你知不知道？”

孙驼子道：“是李家的。”

鹰鼻人道：“后来的主人呢？”

孙驼子道：“姓龙，叫龙啸云。”

鹰鼻人道：“你见过他？”

孙驼子道：“没有。”

鹰鼻人道：“他的人呢？”

孙驼子道：“出门了。”

鹰鼻人道：“什么时候出门的？”

孙驼子道：“一年多以前。”

鹰鼻人道：“以后有没有回来过？”

孙驼子道：“没有。”

鹰鼻人道：“你既未见过他，怎会对他知道得如此详细？”

孙驼子道：“他们家的厨子常在这里买酒。”

鹰鼻人沉吟了半晌，道：“这两天有没有陌生人来问过你的话？”

孙驼子道：“没有……若是有的话，我只怕早已发财了。”

浓眉大眼的黄衫人笑道：“今天就让你发个小财吧。”

他抛了锭银子出来，两人再也不问别的，一起上马而去，在路上还是不住探首向高墙内窥望。

孙驼子看着手里的银子，喃喃道：“原来有时候赚钱也容易得很……”

他转过头，忽然发现那“酒鬼”不知何时已出来，正站在那里向黄衫人的去路凝视着，面上带着种深思的表情，也不知在想什么。

孙驼子笑了笑：“你今天倒早。”

那“酒鬼”也笑了笑，道：“昨天晚上我喝得快，今天一早就断粮了。”

他低下头，咳嗽了一阵，忽然又问道：“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？”

孙驼子道：“九月十四。”

那“酒鬼”苍白的脸上忽又起了一阵异样的红晕，目光茫然凝视着远方，沉默了许久，才慢慢地问道：“明天就是九月十五了么？”

这句话实在问得很多余，孙驼子不禁笑道：“过了十四，自然是十五。”

那“酒鬼”似乎想说什么，却又弯下腰去，不停地咳嗽起来，一面咳嗽，一面指着桌子的空酒壶。

孙驼子叹了口气，摇摇头道：“若是人人都像你这样喝酒，卖酒的早就发财了。”

黄昏时，后园的小楼上就有了灯光。

那“酒鬼”早就坐在他的老地方开始喝酒了。

第二十七章 小店又来怪客

今天那“酒鬼”看来似乎有些异样，他的酒喝得特别慢，眼睛特别亮，手里没有刻木头，而且还特地将他桌上的蜡烛移到别的桌上。

他的眼睛一直在看着门，似乎是在等人的模样。

但戌时早已过了，小店里却连一个主顾也没有。

孙驼子长长伸了个懒腰，打着呵欠道：“今天看样子又没有客人上门了，还是趁早打烊吧，也好陪你喝两杯。”

那“酒鬼”却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别着急，我算定了你今天的买卖必定特别好。”

孙驼子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那“酒鬼”笑了笑，道：“我会算命。”

他果然会算命，而且灵得很，还不到半个时辰，小店里果然一下子就来了三四批客人。

第一批是两个人。

一个是满头白发苍苍，手里拿着旱烟的蓝衫老人。

还有一个想必是他的孙女儿，梳着两条又黑又亮的大辫子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却比辫子还要黑，还要亮。

第二批也是两个人。

这两人都是满面虬髯，身高体壮，不但装束打扮一模一样，腰上挂的刀也一样，两人就像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。

第三批来的人最多，一共有四个。

这四人一个高大，一个矮小，一个紫面的年轻人肩上居然还扛着根长枪，还有个却是穿着绿衣裳、戴着金首饰的女子，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，看起来就像是个大姑娘，论年龄却是大姑娘的妈了。

孙驼子只怕她一不小心会把腰扭断。

最后来的只有一个人。

这人瘦得出奇，也高得出奇，一张比马脸还长的脸上，生着巴掌般大小的一块青记，看起来有点怕人。

他身上并没有佩刀、挂刀，但腰围上鼓起了一环，而且很触目，显然是带着条很粗很长的软兵刃。

小店里一共只有五张桌子，这四批人一来立刻就全坐满了，孙驼子忙得团团乱转，只希望明天的生意不要这么好。

只见这四批人都在喝着闷酒，说话的很少，就算说话，也是低音细语，仿佛生怕被别人听到。

孙驼子只觉得这些人每个都显得有些奇怪，这些人平日本来绝不会到他这种鸡毛小店里来的。

喝了几杯酒，那肩上扛着枪的紫面少年眼睛就盯在那大辫子姑娘身上了，辫子姑娘倒也大方得很，一点也不在乎。

紫面少年忽然笑道：“这位姑娘可是卖唱的吗？”

辫子姑娘摇了摇头，辫子高高地甩了起来，模样看来更娇。

紫面少年笑道：“就算不卖唱，总也会唱两句吧，只要唱得好，爷们重重有赏。”

辫子姑娘抿着嘴一笑，道：“我不会唱，只会说。”

紫面少年道：“说什么？”

辫子姑娘道：“说书，说故事。”

紫面少年笑道：“那更好了，却不知你会说什么书？后花园才子会佳人？宰相千金抛绣球？”

辫子姑娘又摇了摇头，道：“都不对，我说的是江湖中最轰动的消息，武林中最近发生的大事，保证又新鲜，又紧张。”

紫面少年拊掌笑道：“妙极妙极，这种事我想在座的诸君都喜欢听的，你快说吧。”

辫子姑娘道：“我不会说，我爷爷会说。”

紫面少年瞪了那老头子一眼，皱着眉道：“你会什么？”

辫子姑娘眼珠子一转，嫣然道：“我只会替爷爷帮腔。”

她眼睛这么一转，紫面少年的魂都飞了。

那绿衣妇人的脸早已板了起来，冷笑道：“要说就快说，飞什么媚眼？”

辫子姑娘也不生气，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爷爷你就说一段吧，也好赚几个酒钱。”

老头子眯着眼，喝了杯酒，又抽了口旱烟，才慢吞吞地说道：“你可听说过李寻欢这个人？”

除了那紫面少年外，大家本还不大理会这祖孙两人，但一听到“李寻欢”这名字，每个人的耳朵都竖了起来。

辫子姑娘也笑道：“我当然听说过，不就是那位仗义疏财、大名鼎鼎的小李探花吗？”

老头子道：“不错。”

辫子姑娘道：“听说，小李飞刀，例不虚发，直到今日为止，还没有一个人能躲开过，这句话不知道是真是假？”

老头子“呼”地将一口烟喷了出来，道：“你若不相信，不妨去问问‘平湖’百晓生，去问问五毒童子，你就知道这句话是真是假了。”

辫子姑娘道：“百晓生和五毒童子岂非早就全都死了吗？”

老头子淡淡道：“不错，他们都死了，就因为他们不相信这句话。”

辫子姑娘伸了伸舌头，娇笑道：“我可不敢不相信这句话，不相信这句话的只怕都是傻瓜。”

那面带青记的瘦长汉子鼻孔里似乎低低“哼”了一声，只不过大家都已被这祖孙两人的对答所吸引，谁也没有留意他。

只有那“酒鬼”伏在桌上，似已醉了。

老头子又抽了两口旱烟，喝了口茶，才接着道：“只可惜像李寻欢这样的英雄豪杰，如今也已死了。”

辫子姑娘愕然道：“死了？谁有那么大的本事能杀了他。”

老头子道：“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，有本事杀他的只有一个人。”

辫子姑娘道：“谁？”

老头子道：“就是他自己！”

辫子姑娘愣了愣，又笑道：“他自己怎么会杀死自己呢？我看他一定还活在世上。”

老头子长长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就算他还活在世上，也和死差不多了……哀莫大于心死，可叹呀可叹，可惜呀可惜……”

辫子姑娘也叹了口气，沉默了半晌，忽又问道：“除了他之外，还有什么人可称得上是英雄呢？”

老头子道：“你可听说过‘阿飞’这名字？”

辫子姑娘道：“好像听说过。”

她眼珠子一转，又道：“听说此人剑法之快，举世无双，却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老头子道：“伊哭的武功如何？”

辫子姑娘道：“兵器谱中，青魔手排名第九，武功自然是好得很了。”

老头子道：“铁笛先生、少林心鉴、赵正义、田七……这些人的武功又如何？”

辫子姑娘道：“这几位都是江湖中一等一的高手，谁都知道的。”

老头子道：“阿飞的剑法若不快，这些人怎会败在他剑下？”

辫子姑娘道：“如今这位‘阿飞’的人呢？”

老头子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他也和小李探花一样，忽然不见了，谁也不知道他的消息，只知道他是和林仙儿同时失踪的。”

辫子姑娘道：“林仙儿？不就是那位号称天下第一美人的林姑娘？”

老头子道：“不错。”

辫子姑娘也叹了口气，曼声道：“情是何物？偏叫世人都为情苦，而且还无处投诉……”

那紫面少年似已有些不耐，皱眉道：“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，你说的故

事呢？”

老头子长叹着摇头道：“像阿飞和李寻欢这样的人物，都已不知下落，江湖中还会发生什么大事？我老头子还有什么好说的！”

那面带青印的瘦长汉子忽然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那倒也不见得。”

老头子道：“哦？阁下的消息难道比我老头子还灵通？”

那瘦长汉子目光四转，一字字道：“据我所知，不久就会有件惊天动地的事发生。”

老头子道：“在哪里发生？什么时候发生？”

瘦长汉子“啪”的一拍桌子，厉声道：“就在此时，就在此地！”

这句话说出，那孪生兄弟和第三批来的四个人面上全都变了颜色，那绿衣妇人眼波流动娇笑道：“我倒看不出此时此地会发生什么了不得的大事。”

瘦长汉子冷笑道：“据我所知，至少有六个人马上就要死在这里！”

绿衣妇人道：“哪六个人？”

瘦长汉子喝了口酒，缓缓道：“‘白毛猴’胡非、‘大力神’段开山、‘铁枪小霸王’杨承祖、‘水蛇’胡媚和‘南山双虎’南山韩家兄弟！”

他一口气说了这六个名字，那孪生兄弟和第二批来的四个人都已霍然长身而起，纷纷拍着桌子骂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？敢在这里胡说八道？”

声音喊得最大的正是那“大力神”段开山。

此人站起来就和半截铁塔似的，“南山双虎”韩家兄弟身材虽高大，比起他来还是矮了半个头。

他骂了两句不过瘾，接着又道：“我看你才是一脸倒霉相，休想活得过今天晚上……”

这句话还未说完，瘦长汉子只一抬腿，忽然就到了他面前，“噼噼啪啪”给了他十七八个耳光。

段开山明明有两只手，偏偏就无法招架，明明有两条腿，偏偏就无法闪避，连头都似已被打晕了，动都动不得。

别的人也看呆了。

只听这瘦长汉子冷冷道：“你以为是我要杀你们？凭你们还不配让我动手，我这只不过是教训教训你们，要你们说话斯文些。”

他一面说着话，一面已慢慢走了回去。

“铁枪小霸王”杨承祖突然大喝一声，道：“慢走，你倒说说看是谁要杀我们？”

喝声中，他一直放在手边的长枪已毒蛇般刺出。

只见枪花朵朵，竟是正宗的杨家枪法。

那瘦长汉子头也未回，淡淡道：“要杀你们的人就快来了……”

只见他腰一闪，已将长枪挟在肋下，杨承祖用尽全身力气都抽不出来，一张紫脸已急得变成猪肝色。

瘦长汉子又接着道：“你们反正逃也逃不了的，还是慢慢等着瞧吧。”

他忽然一松手，正在抽枪的杨承祖骤然失去重心，仰面向后跌了下去，若不是“水蛇”胡媚扶得快，连桌子也要被撞翻了。

再看他的铁枪，竟已变成了条“铁棍”！

铁尖已不知何时被人折断了！

但听“夺”的一声，瘦长汉子将枪尖插在桌子上，慢慢倒了杯酒，慢慢喝了下去，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

但韩家兄弟、杨承祖、胡非、段开山、胡媚，这六个人就没有他这么好过了，一个个面面相觑，俱是面如死灰。

每个人心里都在想：“是谁要来杀我们？是谁……”

外面风渐渐大了，烛光闪动，映得那瘦长汉子一张青惨惨的脸更是说不出的诡异可怖。

“这人又是谁？”

“以他武功之高，想必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，我们怎会不认得他？”

“他怎会到这种地方来的？”

每个人心里都是忐忑不定，哪里还能喝得下一口酒去？

有的人已想溜之大吉，但这样就走，也未免太丢人了，日后若是传说出去还能在江湖中混么？

何况，听那青面汉子的口气，他们就算想逃，也逃不了！

那瘦小枯干，脸上还长着白毛的胡非，目光闪动，忽然站了起来，走到韩家兄弟的桌子前，抱拳道：“南山双虎的威名，在下久已仰慕。”